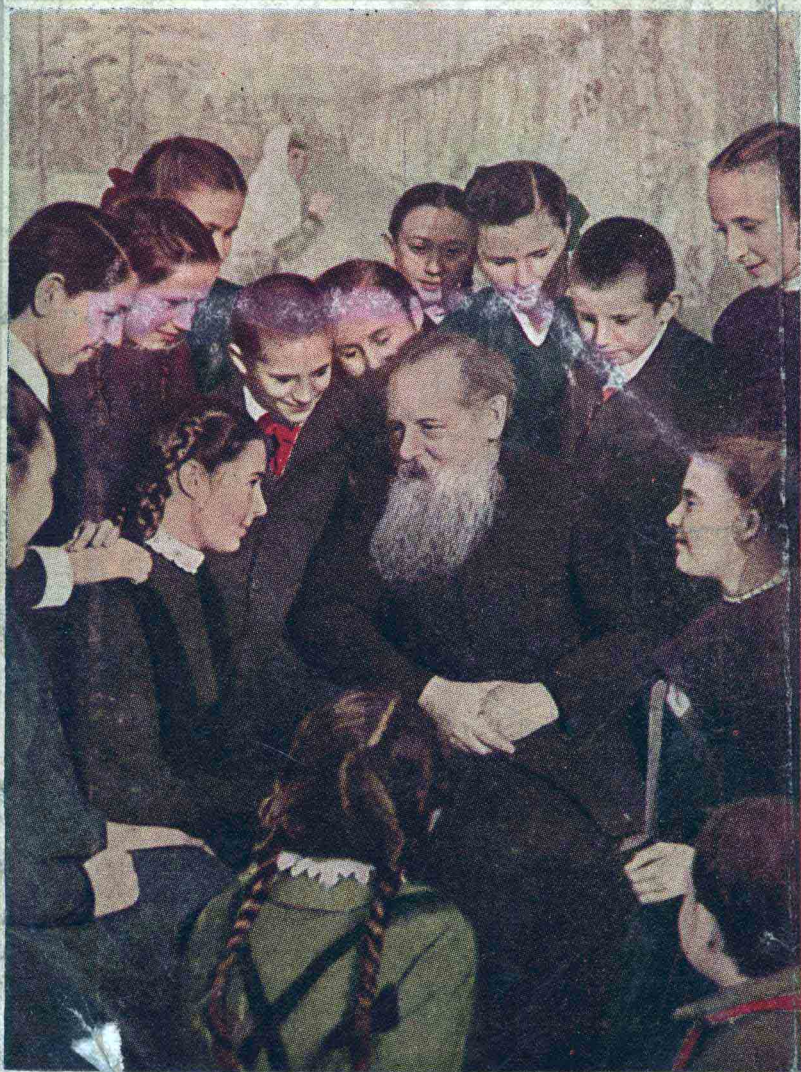


論巴若夫的傳說

勒·斯科林諾著 李俊民譯



179

烏拉爾傳說集

論巴若夫的傳說

勒·斯科林諾著 李復民譯

北新書局出版

Л. СКОРИНО
СКАЗЫ БАЖОВЫ
Новый Мир, 1943, 6-7.

-
1. 論巴若夫的傳說
 2. 活生生的火花序
 3. 紀念巴若夫
 4. 悼巴若夫
 5. 譯者後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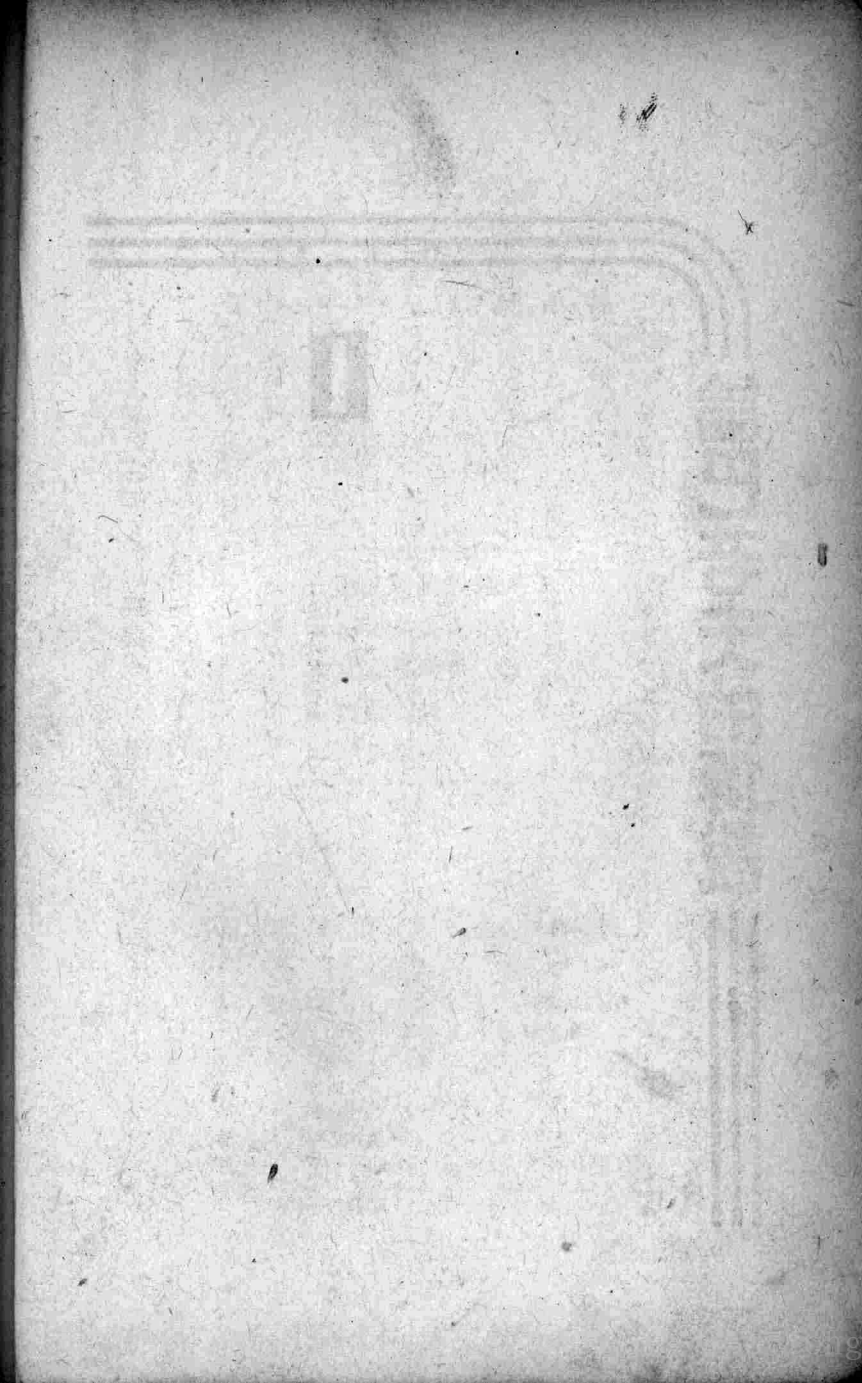
原 著 者 勒 · 斯 科 林 諾
翻 譯 者 李 俚 民
出 版 者 北 新 書 局
上 海 復 興 中 路 五 四 一 號
發 行 者 童 麟 書 店
上 海 天 津 路 一 九 號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版
印數：3001—6000

書 號：(24)
定 價 4,300 元

論巴若夫的傳說





烏拉爾作家巴威爾·彼得羅維奇·巴若夫的著作（包括孔雀石箱一書中的傳說和其他作品），是蘇維埃文學最具特色的現象之一。

巴若夫是以蘇維埃的勞動者底傳說的創造人的姿態，走入我們的文學領域裏來的。這種傳說擁有新的主題、新的形象和新的幻想。

巴若夫的傳說，吸收了古典俄羅斯童話中的傳統的優點，又吸收了這一產生在烏拉爾的、對我們的文學來說是新的、年青的、礦山工人的民間文學的優點。他發掘了這新的民間文學而且把它引導到文學的領域中來。但是這還不能汲盡巴若夫傳說中的新奇事物和特色。這些傳說之所以是新的，是因為在它們的根柢裏橫着蘇維埃人的新哲學和他們的世界觀；這種新的世界觀，使藝術家有可能利用民間文學所供給他的、珍貴的形象和題材底貯藏，從而使它們得到最高的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發展。

巴若夫所有著作和民間文學之間的關係，是深切的、有機的。作者認定自己的童話在文學體裁上的名詞是「傳說」決不是偶然的，他這樣地強調它們和烏拉爾礦山工人的「秘密傳說」之間的血緣關係：「你聽着吧，那不是向任何人都可以

說的「，那就是說，他的傳說和礦山工人的詩歌和傳說中愛好自由的源流有着血緣的關係。

但自然，我們應該十分準確地確定這一血緣關係的密切程度。巴若夫的著作決不是民間文學中形象的記錄或是改寫，雖然作者自己認爲：他寫的第一批傳說，是在五十年以前，從一個說故事的年老的礦山工人維·阿·赫美里寧處聽來的，而且是在後來由他「按照記憶所及記錄下來的。」

但有趣的是，像安徒生這樣的文學的童話底大師，也作了同樣的承認。他並不隱瞞：他童話中的好多篇，是他在幼年時代從一個貧窮的紡紗老太婆那裏聽來的（註）。「我只是把它們重述了一下……」安徒生說。作家把童話「重述」了一遍，但同時却打上了這樣強烈的、包含着自己個性和創造的烙印，結果產生了奇蹟：舊的童話消失了，出現了新的——安徒生的童話。只要記起這一點就夠了：

註 見一八九五年聖彼得堡出版局出版的安徒生全集第四卷我底生活中的童話一文。安徒生（一八〇

五——一八七五）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童話大師之一。丹麥人。

豌豆公主（註一）正好就是屬於那幾篇「重述」的童話的範圍之內。這就可信地證明：注意人民的作品和廣泛地加以利用的事實，決不能使作家變成民間文學的「改寫人」。

文學的童話底全部歷史給我們指出：文學的童話永遠是從民間的童話、也就是從自己那天然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我們可以舉出這樣的古典作品的適切例子，如：普希金的童話、葉爾蕭夫的小駝背馬（註二）以及別的許多作品就是如此。文學的童話從人民的童話那兒借來了形象、題材、言語、甚至語調，而且運用了它們來達到自己所設的文學目標。所以，研究文學的童話所應該提出的問題，就不是其中還存留着多少民間文學的成分，而是：民間文學在作家頭腦的實驗室中，經過創造性的冶鍊以後，所得到的結果是怎樣的一種作品。

註一 豌豆公主——是丹麥童話作家安徒生最好的童話之一，描寫一個感覺銳敏的公主，她能夠感覺

到十二層被褥下面的一粒豌豆。這個童話揭露了所謂「真正的公主」的本質。

註二 葉爾蕭夫——與普希金同時代的作家。童話詩小駝背馬極負盛名。蘇聯曾拍有五彩電影「小飛馬」。

巴若夫在文學童話的領域中，正如他的先驅者一般，首先是一個藝術家、一個創造者。他的傳說雖然是站足於強有力的民間文學的基礎之上，同時却是出色的文學現象。巴若夫的著作吸收了烏拉爾礦山工人生活中的種種因素，諸如：就字面上的解釋來說的民間文學，也就是工人們的口頭傳說、秘密傳說中的奇幻形象、礦山和工廠現實生活中的豐富而又優美的東西以及種種特點、強有力的烏拉爾礦山工人的人民語言、以及那些新人——礦山工人和名師——底哲學。

但是巴若夫並不是一個旁觀者；他能夠從內部去體驗礦山工人的生活，因為他本人就是道地的烏拉爾工人的種。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古老的烏拉爾工廠中的鑄銅工匠，「幹爐火工作」的師傅。

巴若夫傳說中的語言，就是他父親和母親的語言。他傳說中人物的生活，烏拉爾礦山工人的生活，也就是巴若夫自己家人們的生活。「舊人」的事情是他的老祖母阿芙陀季雅·彼得羅夫娜講給他聽的。那些「秘密傳說」呢，是他從工廠裏有閱歷的老年人處聽來的。巴若夫把那些老年人的特點集中為一個形象，就表現為「斯雷希科老爹」。巴若夫借用了戈果里在狄亢加附近茅屋中的夜晚（註）中寫

「紅頭髮」巴尼珂的手法，把這個有條件的、具有文學性的說故事人，表現在自己的書中。

巴若夫的故鄉，舊時綏賽爾契山區，同時也是「秘密傳說」的故鄉。這裏，在烏拉爾山西坡杜姆那亞山和阿索夫山的山麓旁，在作者度過自己童年的古苗希基礦區，在綏賽爾契工廠和波列夫斯克工廠裏，產生了礦山工人們的富有詩意的傳奇。

烏拉爾山內部的豐富礦產，非但是取之不竭的，而且是光怪陸離的。遠在十七世紀時，突入「西伯利亞山脈」的勇敢的探礦者，就會詩一般地描述過他們所發現的、山上有許多斑斕的花紋石頭的烏拉爾山：「有白色的晶石，有櫻桃色的紅石，有綠色的綠玉，還有黃色的黃玉。」甚至在一七三五年蓋寧那枯燥的事務性的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工廠的記載中，也會提起那鄰近葉卡吉琳堡的真正是奇幻的晶石

註

戈果里（一八〇九——一八五二）——俄國十九世紀作家。作品以死魂靈最有名。狄元加附近茅屋中的夜晚是他的早期作品。他運用許多人圍爐夜談的手法，介紹許多傳奇、故事、異聞等。紅頭髮巴尼珂是夜談人之一。

石山：「山上石頭的顏色好像牛奶一般，拿來琢磨成寶石就會在陽光下發出紅色、天藍色、白色和黃色的光彩來。」

淘金工人、礦工和鍊銅工人——所有這些工人都以自己的勞動和烏拉爾的大自然不斷地發生接觸。他們尋求着「地下富藏」起源的解釋，因而創造了許多傳奇。在這些傳奇中，存在着俄羅斯工人對祖國大地驕傲的愛底化身。

幻想是礦山工人對現實作詩意解釋底手段。這樣，阿索夫山在傳說中就老是被叫做「最寶貴的地方」。最近的勘探工作證明：阿索夫山周圍的平原，蘊藏着極其豐富的寶貴礦物：銅礦、質地極稀罕的白色大理石的礦層和豐富的含金沙土。

在工人家庭中小心地代代相傳的口頭傳奇，好像遺囑一般促使工人們記起烏拉爾地下取之不竭的寶藏；那不僅是那些已經發現的，而且主要的是還不會發現的、蘊藏在山心裏的礦藏。這樣，就發生了探寶的祕密傳說。在那些傳說中提到了寶藏，蘊藏在山心裏的寶藏，那是被種種「神靈」所守護的，如：大蛇「波洛茲」，牠的女兒「小蛇」，以及住在阿索夫山中有時叫做「金姑娘」、「寶石姑娘」或「山娘娘」的「阿索夫卡姑娘」。這些「神靈」不許凡人接近寶藏，藉許多奇異

而又龐大的怪物之助來恐嚇人們：他們常常會把有角的鐵蹄馬和生着熊齒和蛇尾巴的公牛以及別的怪物放出來。

和探尋地下寶藏的傳說同時，產生了另一類傳說——愛自由的、關於「強盜」的秘密傳說。這就是「自由人」的傳說。那是講到從工廠的強迫勞動中逃出來的奴隸工人的。他們聚集起來變成整羣的「自由人」，而且手持武器起來保衛自己的自由。這類傳說同樣地和阿索夫山及古苗希基礦山緊緊地聯繫着。

阿索夫山和杜姆那亞山變成了自由人的監視哨。他們可以從山頂偵察運貨車馬和討伐隊的行動。最有趣的是，在一七〇二年古苗希基礦區開發的時候，已經發現那兒有舊的廢礦的遺跡。在關於那礦區的第一次報告中就有：「在波列伐亞諸河之間」發現了兩個「古苗采」的說法。所謂「古苗采」，就是清除了樹林又被堆成土坵的地方。在那兒除了人工挖掘的礦坑之外，還發現了「由鐵匠從鐵鋪裏掃出來的大量鐵渣」。很顯然的，「古苗采」是某一幫自由人中某一小股人的遺跡。他們會在這裏長久居住，而且在他們中間有「爐匠」和「鐵匠」為他們製造必需的武器。

「自由人」的傳說，常常是探寶傳說的一種變體。那裏面也講到藏在阿索夫山岩洞中的寶藏，但寶藏的守護者「阿索夫卡姑娘」，已不是成爲大自然一部分的「金姑娘」和「山姑娘」，而是活的女人——綠林好漢們的阿特曼（註二）底情人或是妻子。這一種傳說變體中最有價值的因素，就是產生了「善良的強盜」底形象。「自由人」中間的阿特曼是以工人的保護者的姿態出現的。他爲工人們向奴隸主（註二）和工廠的管理人員復仇。這些傳說是「秘密地」流傳的，因此，工廠老闆在很高地估計了它們那尖銳的社會性質以後，就不惜採取激烈的手段來和它們那廣泛流傳的趨勢作鬥爭：他們鞭打說故事的人，而且流放他們去做苦工。

「秘密傳說」之在烏拉爾出現，剛值十八世紀，那是和開礦設廠的烏拉爾工業互相聯繫着的。在開始的時候，那些「秘密傳說」還是和一般的民間傳說緊緊地混和在一起，但漸漸地，純粹是礦山工人們的因素開始固定下來。首先是所有的「地下寶藏」不再被處理爲金銀、錢財的寶藏。它已開始變爲寶貴的礦藏或者是

註一 阿特曼——首領、隊長。

註二 這裏的奴隸主是指利用農奴做工的工廠主，不是奴隸社會中的奴隸主。

含有金沙的礦層。

傳說中的神怪形象也開始轉化。「阿索夫卡姑娘」從財物寶藏的守護者，轉化為能夠掌握所有礦藏、而且在事實上能夠支配它們發掘量的「銅山娘娘」或者「孔雀石女仙」。原先的神怪形象的最後的變形，是由說故事的人予以變化的。他們使「阿索夫卡姑娘」變為掌握山中礦藏的「銅山娘娘」的侍女。

但替代了「阿索夫卡姑娘」的「孔雀石女仙」，還保存了「阿索夫卡姑娘」的許多特徵（她也是「石女」，也是住在山裏的），而且也保存了原來傳說中的作用。但如果她還是不允許人類接近自己的寶藏的話，那已不是像「阿索夫卡姑娘」那樣對所有人都是如此。「銅山娘娘」保護而且幫助了勞動者，為他們指出各種礦藏和蘊藏寶石的地方。但如果她看到發掘轉化為掠奪，她就「搬走」和藏起礦脈。「銅山娘娘」的形象負起了新的任務，這一新任務無疑地是在愛自由的傳說中的「善良的強盜」的影響之下而產生的。那就是說，「銅山娘娘」變成了反對奴隸主當局的礦山工人底保護者。「孔雀石女仙」的形象首先表現為大自然力量的化身，同時又獲得了尖銳的社會性質。它把「秘密傳說」中兩種變體的主題都

綜合起來了。

關於經驗豐富的名師和他們的神奇藝術的傳說，應該算是傳說中純粹屬於礦山工人的一種因素。這些傳說的價值在於：說故事的人，把注意力放到勞動過程本身和創造的喜悅底描寫上面去。但它們的弱點在於：到現在為止，它們還是不能獲得固定的形式，還是不能上昇到概括的程度。一般的說來，這只是存在於這一或者那一工人家庭中的，屬於個人而且是具體的「生活中的偶發事件」。

而且，這一不能結晶而出的弱點，是一切礦山工人中民間文學的特徵。這表示着這些傳說是「初創」的民間文學，還完全沒有固定下來；那與農民的民間文學有別，它還處在工人的家庭傳說的形態中：生活情形的描寫、單獨的奇幻形象、傳說的斷片和胚胎。

這一些就是巴若夫從自己的前輩——烏拉爾礦山工人那裏承受下來的具有詩意的遺產。他的任務就是把最有價值的材料提煉出來在自己個人的創作過程中加以改造。但這一任務，只有在產生礦山工人傳奇的環境中長大的作家，才能圓滿地加以解決。巴若夫用不到向民間文學「求助」，他根本能夠充分地掌握它們。我

們的文學批評家說得好：巴若夫並不是烏拉爾民間文學的改寫人，他本人就是一個創造者和發明家，而且他是「屬於烏拉爾民間詩人和民間傳說家的天才的家族之內的」（註）。實際上，巴若夫在小心地接受了那些礦山工人兼傳說家的遺產之後，就繼承了他們的創作路線，一直走到文學的領域中去。

註

這句話是達·查斯拉夫斯基說的。見烏拉爾的傳奇家（一九四三年「火花」叢書第十四號）。此外還有賽爾蓋·鮑羅廷也有同樣的觀點（見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文藝報）。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批評家都懂得巴若夫的創造性。有的人把他的傳說看成純粹的民間文學，把作家說成是傳說集的編輯人，而且最多也不過說他是個傳說的改寫者。這樣，民俗學家耶·米·勃林諾娃竟毫不考慮地把巴若夫的傳說收到革命前的烏拉爾民間文學（一九三六年，斯維德洛夫出版局）的集子中去。克·羅茹傑斯特敘斯卡雅竟企圖剝奪巴若夫的著作權，強調孔雀石箱是「赫美里寧傳說的全集」（見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烏拉爾工人報）。更狂妄的是阿·拉傑伊希科夫，他在文學年鑑（一九三七年，第三卷，斯維德洛夫出版局）中所刊印的巴若夫的傳說中，索性把作家的姓名寫成赫美里寧，只在文章的後面註上巴若夫姓名的縮寫「記錄人巴·巴」。

但是烏拉爾民間文學中的一切，巴若夫並不是全盤加以吸取和利用的。他只注意那些純粹屬於礦山工人和勞動者的因素，那些因素有時只有一些傾向，但他却把它們加以發展，並且在自己那些文學的傳說中加以確定。

二

孔雀石箱——巴若夫的基本著作——是從一九三六年開始構思和寫作的。這本書在一九三九年出了第一版。在那本書出版以後，接着又出版兩本新書：鑰匙寶石——礦山故事（一九四二年），和關於德國人的傳說（一九四三年）。

這三本書作者把它們看成統一的、整個的東西，他把它們合併起來一總題名為孔雀石箱，而且以後的各版也都是如此。這一合併是自然的，也是有機的。它不但確定了巴若夫傳說的風格、言語的性質和特點，而且確定了他的傳說的新穎的主題。他的傳說顯示了統一的創作路線，這一創作路線，是由一個已經發現了自己的風格、主題和形式的成熟的藝術家，果決地規定下來的。

巴若夫的語言是特別的有聲有色，因為他的語言的根基，就是從俄羅斯人民語